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第二卷 第三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1686—1691年)

第二卷 第三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合译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

商务印书馆

1975年·北京

2月21日，上奏大君主，该奏章由玛尔蒂恩·卡马利送往莫斯科国家外务衙门，内容如下：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

陛下，去年，196年，7月8日，在由国家外务衙门颁发的经杜马秘书官叶麦利扬·伊格纳季耶维奇·乌克拉英采夫签署、由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送来的给臣仆等的我皇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的谕旨中提到，去年，195年，6月14日，我皇陛下在给臣仆等的诏书中写道：

谕令臣仆等到达中国边界后，遵照我皇陛下诏书、训令和随同该诏书一起送来的要旨，同即将来边界进行会谈、平息边界争端的中国博格德汗的使臣签订条约。谕令臣仆等把同中国使臣所进行的一切活动恭折具奏我皇陛下。如果汗的使臣或者军队长官率兵撤离阿尔巴津，返回中国，臣仆等没有会谈的对手，并且如近臣在把汗的国书交给信使、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与伊凡·法沃罗夫时宣布的那样，邀请臣仆等前往中国内地^{*}，则臣

* 从“汗的国书”起到“邀请臣仆等”这部分句子在原件中没有（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3册，第996页）。

仆等应派伊凡前往中国。臣仆等应以自己的名义遵照伊凡带给臣仆等的我皇陛下诏书和范本致书汗的近臣，交由伊凡带去。在我皇陛下与博格德汗殿下两国之间应如何议和，已写有三个条约文本。第四个条约文本则应按照范本，从七条要旨中选出尽可能有利于我皇陛下西伯利亚国的关于边界的条款缮写。臣仆等应在这些文本上签字盖章，而那些附于诏书之后给臣仆等送来的范本，亦应各誊写一份，并签字盖章，交伊凡带去。臣仆等对伊凡在中国逗留期间应如何对待汗的近臣，要给予详尽指示。由伊凡带给臣仆等的我大君主全权国书副本，也应交给伊凡。伊凡应将臣仆等签

【426】字盖章的上述条约文本及我大君主全权国书副本密存手中。大君主全权国书原件亦应交由伊凡带去。不论根据哪个条约文本签订和约，在会谈结束后，均应在中国京城把大君主的国书交给汗的近臣。臣仆等应将以上各节，按照随同诏书一起带给臣仆等的范本，函告中国汗的近臣。

陛下，臣仆等于 8 月 1 日上奏我皇陛下，该奏章由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送交国家外务衙门，内称，奉我皇上述诏书，臣仆等将于近期内选择良机，派遣书吏伊凡·洛吉诺夫携带大君主全权国书及臣仆等根据范本缮写并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前往中国，会见博格德汗的近臣。

臣仆等于去年，196 年，8 月 29 日上奏我皇陛下，奏章由彼得·拉齐奇卡送呈，旋于今年，197 年，10 月 22 日又上奏我皇陛下，奏章由立陶宛兵册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维库拉·列扎诺夫送呈，臣仆等在这两份奏章中写道：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从阿尔巴津给臣仆等写来报告说，中国军队长官带领大批军队，分乘许多木船，来到阿尔巴津城下；臣仆已往涅尔琴斯克给伊凡·弗拉索夫写信，命令他派遣妥当人员去见上述军队长官，要求该军队长官等命令其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在双方通过使臣会谈就划分疆界问题

取得满意结果之前，不要寻衅和制造争端，并希望彼等军队长官按照外交惯例同臣仆等会晤，就各种和好之事达成协议，为此，臣仆等将尽速前往阿尔巴津；根据上述消息，臣仆等率领全部皇家军队前往涅尔琴斯克，为防范蒙古台吉侵犯布里亚特异族贡民，臣仆等将一名官长及一些军役人员留在乌丁斯克。

陛下，今年，197年，9月4日，阿尔巴津哥萨克谢卡·斯捷潘诺夫等人从阿尔巴津来到距乌丁斯克一百俄里左右的库尔巴河臣仆等这里，带来了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从阿尔巴津写给臣仆等的报告，内称，中国军队长官带领大批军队分乘许多木船来到阿尔巴津城下，将阿尔巴津城郊播种的庄稼悉数割掉，践踏殆尽，然后溯阿穆尔河而上^{*}，到额尔古纳河口。他们把庄稼烧掉之后，便带领全部军队返回本土，因此，阿尔巴津的粮食极为缺乏。

臣仆等已给伊凡·弗拉索夫写信²¹¹，要求他从筏场向承包人调用六百普特粮食，抽调若干军役人员和适当数量的牲畜火速运到阿尔巴津，俾使该寨军役人员在春天以前仍能留在阿尔巴津。

陛下，为了使贝加尔海滨各寨和布里亚特贡民免遭蒙古领主聚兵蹂躏，为了使通往达斡尔各寨的道路不被他们切断（也为了使涅尔琴斯克的皇家军队不过早地挨饿），同时，因为对中国人采取行动或同他们进行外交谈判，现在都沒有对手，所以臣仆等便率领【427】皇家军队返回乌丁斯克。臣仆等将布里亚特人以及留在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防备蒙古人来犯的其余军役人员集结在一起，等候蒙古领主的使者等了很长时间，由于期望和好，臣仆等于9月16日启程前往蒙古乌卢斯，以便促其归顺。走到离乌丁斯克二百俄里左右的地方，在大希洛克河后边的天然界一带，同塔邦古特台吉策凌佐库莱等人遭遇，发生了战斗。蒙万能上帝保佑，托至尊陛下洪福，在此次战斗中打死并俘虏了许多蒙古人，夺得许多马匹牛

* 在奏章原件下面尚有 бусами（乘木船）一词（同上，第1002页）。

羊。台吉们带领少数人马逃奔其他蒙古领主。他们的蒙古乌卢斯牧民怕遭到破产，前来永世称臣，接受大君主崇高专制统治者，已有一千多帐篷，并把人质交到色楞格斯克。陛下，臣仆等已将上述各节如实恭折具奏我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着上述信使将奏章送交国家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²¹²。

陛下，今年，197年，11月23日，有一名已归附大君主陛下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的塔邦古特人，名奥金达尔嘎者，到乌丁斯克来见臣仆等，他口头报告说：

有一个伊谢克苏宰桑手下的蒙古人，名叫奥克拉乌克，从蒙古地方来到他们乌卢斯。该蒙古人对他们说，中国从蒙古人那里获悉，臣仆等曾率领皇家军队征讨蒙古塔邦古特台吉们，打死多人，俘虏多人；许多其他乌卢斯牧民怕臣仆等率兵前去征讨，便逃离蒙古台吉，前来色楞格斯克，归附大君主崇高专制统治，缴纳实物贡；此外，博硕克图汗把蒙古汗斡齐尔和呼图克图以及许多其他蒙古台吉击溃，把他们从世代居住的土地上赶走。又说，中国博格德汗下令在本土集结重兵，于春天准备就绪，开赴大君主边城，开赴色楞格斯克和涅尔琴斯克，同时命令中国使臣带领大批军队，携带军用物资，前来参加使臣会谈。为参加上述使臣会谈，他们想分两路前来，一路来色楞格斯克，一路来涅尔琴斯克。如果不能按其意愿行事，便想与蒙古领主合谋后，诉诸武力。

陛下，11月26日*，曾到色楞格斯克归附大君主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的蒙古达尔罕珠喇嘛宰桑来到乌丁斯克寨，向臣仆等报告了蒙古人的下述图谋：他，达尔罕珠喇嘛在自己乌卢斯时，曾听到前来色楞格斯克缴纳实物贡的新归附的塔邦古特人说，

* 奏章原件是24日(同上, 第1006页)。

蒙古台吉们派遣使者前来同臣仆等议和，但这些台吉（如达赖车臣诺颜，以前曾攻打过通金斯克寨）派遣使者不怀好意，乃是为了拖【428】延时间，以便集结队伍。集结完队伍，并就开战之事同中国人和斡齐尔汗合谋之后，便想开赴我皇陛下边城，即色楞格斯克和涅尔琴斯克作战，以便使布里亚特牧民和其他许多已经归顺的蒙古人重⁷⁷⁶₇₈₂页背面归他们的统治。当然，他们蒙古领主期望中国军队携带大量军用物资于春天来色楞格斯克助战。

陛下，今年，197年，1月[6]日*，有一个归蒙古塔邦古特台吉策凌佐库菜管辖的名叫布尔加伊卡的乌卢斯牧民逃离蒙古乌卢斯，前来永世称臣，归附我皇大君主崇高专制统治。

经详细询问，该人在臣仆等面前说，他曾在塔邦古特策凌佐库菜台吉身边当奴仆。当他在其台吉的乌卢斯时，从该乌卢斯的宰桑以及从该台吉的许多乌卢斯牧民那里听到，额尔罕珲台吉曾给台吉写过一封信，希望策凌佐库菜前来称臣，归附大君主崇高专制统治。但策凌佐库菜不愿带领他的乌卢斯牧民前来称臣，归附大⁷⁷⁷₇₈₃页君主崇高专制统治，而愿向中国汗称臣。以前蒙古台吉们曾想集结军队，前进来犯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以及各村庄，以便使被击败的塔邦古特各台吉和蒙古与布里亚特贡民，仍归他们管辖。蒙古台吉们为获得军援，商谈称臣事宜，曾想派专使去觐见中国汗。

臣仆等见中国汗在外交事务中行为诡谲，为了使他们于来年春天不能同蒙古领主一起率大量兵力来犯涅尔琴斯克和色楞格斯克，不使达斡尔地区遭受任何破坏，也不使我皇陛下的各异族贡民落入他们的统治；也鉴于臣仆等兵力单薄，无法分兵两路前去禁阻，同时也不使中国人发觉我们兵力单薄，臣仆等遵照我皇陛下由国家外务衙门给臣仆等下达的谕旨、诏书和要旨，并根据臣仆等获

⁷⁷⁷
783

页背面

* 原文日期脱漏。此处根据奏章原件恢复。奏章原件中在正文之后用另一种墨水填上了日期（同上，第1008页）。

悉的关于中国人和蒙古人阴谋挑起战端的情报，于今年，197年，1月11日派遣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携带我皇陛下的上述全权国书，前往中国会见汗的近臣，以便臣仆等能了解中国人的意图，然后确定今后同中国人会谈或作战时，我们应如何行事，并希望能制止他们挑起战端。臣仆等将我皇陛下全权国书副本也

778页
784

交由伊凡带去。遵照我皇陛下谕旨，根据范本缮写的并已签字盖章的三个条约文本也交给伊凡，令其据此议和。陛下，臣仆等同时根据上述范本致函汗的近臣，说明鉴于中国方面长期未派出使臣前来同臣仆等进行使臣会谈，因而派遣伊凡前往递送上述条约文

【429】本。至于伊凡在中国期间应如何对待汗的近臣，臣仆等已遵照我皇陛下谕旨，给他下达了训令。臣仆等还派遣三十名*从各团抽

778页背面
784

调的军役人员和一名色楞格斯克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随同伊凡前往。臣仆等还令伊凡带去臣仆等致汗近臣关于敦请他们的汗派遣使臣前来边界同臣仆等举行使臣会谈的函件。陛下，臣

779页
785

仆等遵照陛下谕旨在第一个条约文本中写明：我皇陛下与中国汗两国之间应以汗的脑温村附近沿甘河和松花江两河上游为界；在第二个条约文本中臣仆等遵照陛下就此事给臣仆等的谕旨写明：

我皇陛下与中国汗两国之间应以阿尔巴津为界，双方可在贝斯特拉亚河、结雅河和西林穆迪河上游一带共同渔猎；在第三个条约文本中臣仆等写明：遵照陛下给臣仆等的谕旨，应以现今阿尔巴津所在之地为界，但将阿尔巴津现有居民撤走，双方不得在该地建造任

何房舍，双方可于该地至阿穆尔河共同猎貂和猎捕其他野兽。臣仆等从所带的皇家物品中拨出三百六十卢布的物品，交给伊凡带去，以便为了我皇陛下的事业而作馈赠之用。陛下，臣仆等已将第

779页背面
785

四个条约文本（臣仆等受命从附在诏书后面送来的七条要旨中选出有利于我皇陛下西伯利亚国的条款，写成第四个条约文本，然后

* 奏章原件是二十七名。系用与正文不同的墨水添写的（同上，第1014页）。

签字,交给伊凡带去;如果中国汗的近臣不愿根据上述三个条约文本签订和约,则命令他拿出第四个条约文本)缮就,但未交给伊凡带去²¹³,因为,陛下,为使整个达斡尔地区不因此而大大缩小,边界不能再超过上述限度划定,不能对中国人再作让步。陛下,臣仆等根据去年,196年*,给臣仆等下达的关于外交事务的七条要旨的第四条写了第四个条约文本:在阿尔巴津地方划界,撤走一切居民,嗣后,双方永不在该地建立居民点;已发生的其它争端留待他日我皇陛下和汗殿下愿意的适当时候,再遣使、行文,按照授予的全权,在双方或者其中的一方恰如其分、公平合理地予以解决。但是臣仆等写好后,没有交伊凡带去,因为中国人非常多疑,对阿尔巴津哥萨克和其他达斡尔居民使他们遭受的种种损失,他们决不会等到天下太平的年代去议决,所以目前,陛下,他们怕再**受诈,将全力以赴袭击达斡尔地区。

臣仆等在给伊凡的训令中写道:
伊凡在离开涅尔琴斯克之后的路上,在中国边城长官奉汗的谕旨准许他进入中国内地时,他应千方百计地密切刺探(哪怕为此向有关人士赠送随身携带的皇家物品),要切实探明:去年中国使臣是否按照外交惯例准备前来赴会?出发之后是否由于卡尔梅克战事从边界折回?抑或根本没有从中国出发?现在中国使臣是否愿意赴会同臣仆等举行使臣会谈?或者(据臣仆等从新近归附的蒙古人那里所获得的有关此事的消息)由于耽心在使臣会晤期间遭受臣仆等的危害,而集结重兵,想与蒙古领主合谋后,分两路进军,一路向涅尔琴斯克,一路向色楞格斯克(如塔邦古特的奥金达尔嘎等人向臣仆等报告的那样),一旦会谈不能如其

* 奏章原件中错写为194年,现根据奏章原件订正(同上,第1010页)。

** 奏章原件中没有“再”(вновь)这个词,而写的是“受我们的各种”(в наст всякие)(同上,第1012页)。

所愿，便想诉诸武力？

陛下，如果伊凡在路上或在中国京城确实了解到，中国钦差大臣于去年曾出发前来同臣仆等会晤，但由于卡尔梅克战事又从边界折回京城（关于此事中国钦差大臣的信使曾向臣仆等当面谈过，

781
787 页背面

中国钦差大臣在其信函中也曾提及），不过愿意在来年一定前来开会，而且当伊凡到达中国京城时，中国使臣已准备动身赴会，同时根据在路上和在中国京城探听到的关于中国派遣使臣赴会的^{*}消息，获悉中国使臣一定赴会，而且带人不多（如汗的近臣对臣仆等派去的使者斯捷潘·科罗文所宣布的那样），或者还带有补充征集的士兵，只由一路前来涅尔琴斯克或者阿尔巴津，则臣仆等令伊凡到达北京并受到近臣接待之后，切勿把伊凡带去的关于臣仆等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大君主的全权国书副本和几个条约文本复印件的信函拿出，而应秘存手中，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否则会失去大君主的恩宠。应把臣仆等交给他带去的敦请派遣中国使臣前来边界同臣仆等会晤的函件交给汗的近臣。并对汗的近臣说，希望能尽速派出中国使臣，前来同臣仆等会晤，以便商谈各种外交事宜（臣仆等的使者斯捷潘·科罗文在北京时，汗的近臣曾向他宣布过此事）。至于在何地会晤以及使臣会谈时双方所带士兵的对等人数，请近臣授命其使臣同臣仆等互派人员商定；中国近臣愿意在边境的什么地方，在阿尔巴津附近还是在涅尔琴斯克附近会晤，臣仆

782
788 页背面

等便于该地同他们中国使臣会晤，商谈外交事宜，为此臣仆等遵照我皇陛下谕旨已在边境停留^{***}多时，等候他们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前来参加使臣会谈。

如果汗的近臣对伊凡宣布说，他们君主将于伊凡离开中国后，

* 句中从“一定前来开会”到“派遣使臣赴会”这一段重复两次。

** 奏章原件中下面还有：带回交给臣仆等（同上，第 1017/a 页）。

*** 停留（стоим）一词最初系“他们停留”（стоят）。

很快就派出使臣前往参加使臣会谈，或者伊凡未离开时便派出使臣，这时伊凡应请近臣给臣仆等写信，写明上述事项，由伊凡带来，并把会议地点通知伊凡，然后令伊凡迅速返回。当伊凡被允准返【431】回向臣仆等复命，并得到对一应事项的答复之后，应火速归来，在到达之前，先派一名妥实军役人员，携带各种情报来见臣仆等。⁷⁸⁹至⁷⁸⁹于伊凡所做的一切事情以及了解到的中国的意图，应写成报告。

陛下，如果伊凡在路上或者在中国边城和中国国内时确切探明，中国使臣率领大批军队前来参加使臣会谈，并且分两路而来，一路来色楞格斯克，一路来涅尔琴斯克，而且一旦不能如其所愿，便想同蒙古领主斡齐尔汗和其他蒙古台吉合谋后，采取军事行动；如果伊凡切实得知，中国使臣同蒙古人合谋后，带领大批军队前来达斡尔地区，召臣仆等举行使臣会谈，但又诡称由于蒙古战事无法⁷⁸³前来，而要进攻达斡尔诸寨和布里亚特异族贡民，陛下，为了阻止⁷⁸³中国人率领大批军队到达达斡尔地区，开到色楞格斯克，为了不使中国人发现臣仆等的兵力比他们少，同时为了防止蒙古军队来犯，把臣仆等和皇家军队阻留在色楞格斯克，为了不使达斡尔地区和异族贡民遭受蹂躏，臣仆等授命伊凡到达中国京城后，一俟受到汗的近臣的接待，便把关于条约文本的信函递交汗的近臣，并向他们宣布第一个条约文本抄件，并把大君主全权国书副本一并递交，以⁷⁸⁴资证明。然后依据臣仆等发给他的训令，就此事同近臣交谈。其⁷⁹⁰他条约文本应秘存手中。

如果近臣拒绝根据第一个条约文本议和，则伊凡应把第一个条约文本抄件从汗的近臣手中索回，向近臣宣布我们的第二个条约文本抄件。应极力坚持陛下与汗殿下两国之间务必依据第二个条约文本划定疆界。要千方百计力求其接受，哪怕为此向有关人士送礼，只要无损于我皇陛下的崇高声誉。如果汗的近臣接受该抄件，愿意依照该条约文本划定疆界，永修和好，则伊凡应将臣仆

784
790 页背面

等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原件交给汗的近臣，并向近臣索取与此条约文本一字不差的，由他们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条约签订后，如果他们博格德汗不顾伊凡关于觐见的请求，拒绝按照周围国家惯例亲自接见，便把大君主的全权国书递交给近臣，请他们君主博格德汗殿下能就议和之事致书陛下，由伊凡带回或派遣中国本土之人递送。

785
791 页

陛下，如果汗的近臣接过伊凡的第二个条约文本后，不愿依据此条约文本签订和约，虽经伊凡极力坚持，仍旧断然拒绝，则经伊凡同他们多方交谈后，可向近臣收回第二个条约文本抄件，向他们

【432】 宣布我们的第三个条约文本抄件，并对近臣说明，我皇大君主沙皇陛下作为真正的东正教君主，不愿生灵流血，但愿万民皆能安居乐业，共享升平，[为了]* 同他们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结成牢固的友好情谊，谕令臣仆等全权大使依据此条约文本签订永久和约，尽管沙皇陛下面将为此而蒙受巨大损失。如果汗的近臣能依据第三个

785
791 页背面

条约文本抄件签订永久和约，则伊凡应将臣仆等的条约文本原件递交给汗的近臣，并将我皇陛下的全权国书也一并递交给汗的近臣，以资证明，同时，应向他们索取与此条约文本相同的，由他们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而他们的汗应致书陛下，以确认臣仆等同他的近臣签订的永久和约。以上各节，在臣仆等给伊凡下达的训令中谈到第二个条约文本时已经写明。陛下，在递交同中国汗的近臣议定永久和好的条约文本时，倘若伊凡根据训令确实获悉中国要挑起战端，并已就此同蒙古领主达成协议，则臣仆等已命令伊凡在宣布上述条约文本时，同汗的近臣进行广泛的友好谈话，俾使他们能依据第一个条约文本，至少依据我们的第二个条约文本划定边界。

如果中国人经伊凡与之进行了多次广泛谈话后，不愿依照该

* 此词系根据奏章原件恢复(同上，第 1024 页)。

条约文本划定边界，汗的近臣对此予以断然拒绝，则伊凡在不得已 786
792_{页背面} 时只好公布我们的第三个条约文本抄件，并根据臣仆等就此给他

的训令进行谈判，予以坚持。

陛下，关于通古斯曾长根特木尔和他的亲属之事（如果在递交条约文本时汗的近臣向伊凡提出此事），以及，陛下，关于今后向我皇陛下派遣中国使臣、准许商人携带货物前往莫斯科和确切探明 787
793_页 中国作战方法（如何安营扎寨，由什么人作战等）等事，臣仆等在给伊凡的训令中均已写明，并授命他遵照我皇陛下谕旨和给臣仆等的训令同汗的近臣就上述问题进行交谈，并进行刺探。

如果伊凡在未到达中国边城之前，或者在到达中国京城前的沿途中国城镇，与前来同臣仆等进行使臣会谈的中国使臣相遇，则他不必把我们写有关于条约文本的信函交给他们，也不必宣布条约文本和我皇陛下的全权国书以及国书副本，而只把臣仆等致汗近臣的关于敦请派遣中国使臣前来同臣仆等会晤的信函，向中国使臣宣布并交给他们。关于使臣会谈期间双方应带士兵的对等人数以及会谈地点，请中国使臣们确切写明，由伊凡或者由其使者送给我们，臣仆等正是为此才派伊凡去见他们的。

【433】

陛下，臣仆费季卡奉国家外务衙门下达给臣仆的诏书，已就伊凡·弗拉索夫在上述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一事，如实向他函告，该函由伊凡·洛吉诺夫送去，要求伊凡·弗拉索夫仔细阅读伊凡·洛吉诺夫带去的训令和条约文本后，遵照我皇陛下的谕旨，在上面签字盖章，然后交给伊凡，并向他提供到达额尔古纳寨的车马和向导，打发他从涅尔琴斯克登程，不得阻留；并将伊凡离开涅尔琴斯克前往中国的日期给臣仆等写报告，派信使专程送来。

788
794

页

臣仆等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和大贵族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

大人。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

788 页背面
794

陛下，今年，197 年*，1 月 15 日，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自阿尔巴津给臣仆等写来报告，内称：

今年，197 年，12 月 7 日，有两名中国使者百人长来到阿尔巴津会见别伊顿。使者在同别伊顿谈话时曾问道，大[君主]** 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臣仆等目前在何处？使者还对阿法纳西·别伊顿说，去年，196 年，他们的中国使臣曾从中国边境派遣使者前来通知臣仆等，中国使臣已出发前来同臣仆会晤，因蒙古与卡尔梅克交战而停留在中国边城；今后双方使臣在何处会晤，希望臣仆等回复他们；又说，臣仆等曾对他们的使者说，臣仆等将于使者走后尽快派遣使者专程前往中国去会见他们汗的近臣，并授命该使者商谈一切问题；但臣仆等所派遣的使者至今未去见他们的近臣。阿法纳西·别伊顿对中国使者说，将就此事派人专程来见臣仆等，一俟得到臣仆等对此事的答复，便立即通知他们中国使者。

789 页
795

同日，臣仆等派遣奥西普·布尔加科夫大尉赶往途中给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送去指令。命令伊凡兼程前往中国，不得在途中任何地方耽搁片刻。当他到达并被准许进入中国边城以后，他应在路上，在沿途中国各城镇以及在中国京城，千方百计周密打探（哪怕为此多赠送随身携带的皇库的物品）：中【434】国钦差大臣是否于去年曾启程前来同臣仆等会晤，举行使臣会谈？中国使臣带领多少官兵和其他各类人员？是否因卡尔梅克战事又

* 原文中前置词 *BO* 重复两次。

** 这个词根据上下文意思复原。

从边界折返本国(他们的信使在同臣仆等谈话时曾这样讲过,使臣₇₉₀₇₉₆页们在致臣仆等的信件中也曾这样写过),但答应于来年一定前来行使使臣会谈,如今,他们为签订和约愿举行使臣会晤,并准备前来参加使臣会谈,虽然所带士兵有所增加,但是从一路而来。伊凡到达中国京城后,须将臣仆等关于会晤地点和敦请派遣中国使臣出席使臣会谈的信件交给博格德汗的近臣,并依据臣仆等所发的训令进行交谈。而大君主全权国书及国书副本以及签字盖章的几个₇₉₀₇₉₆页背面条约文本及文本抄件,不得向汗的近臣及任何人宣布,而要秘存手中,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否则会失去大君主对自己的恩宠。臣仆等根据阿尔巴津报告的消息,为此派遣莫斯科火枪兵奥西普·布尔加科夫大尉专程去见伊凡。如果伊凡在途中或在中国京城确实探明,中国使臣虽然将前来出席使臣会议,只是带兵很多,并分两路₇₉₁₇₉₇页前来,一路向涅尔琴斯克,一路向色楞格斯克,想同蒙古领主斡齐尔汗等人合谋后,诉诸武力,则臣仆等命令伊凡根据臣仆等为此发给他的训令递交信件,并出示条约文本。

臣仆等于当天向阿尔巴津给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发去书面指令:如果有人从中国或从边界城镇来向他了解上述事情,臣仆等授命他告诉来者,受臣仆等派遣前往会见中国汗近臣的使者,现在已从涅尔琴斯克出发,有关使臣前来边界会晤及决定会晤地点等事项,臣仆等已命令该使者告知他们汗的近臣;此次使者延期出发的原因,臣仆等已向他们来使说明,是由于中国人率大批军队来到阿尔巴津城下之故;至于在何地同中国人会晤,商谈外交事宜,可由中国人决定,臣仆等准备前往;臣仆等正在等候中国近臣有关此事的通知。臣仆等命令阿法纳西·别伊顿要小心谨慎,要经常从阿尔巴津派遣军役人员沿阿穆尔河而下去探听中国军队情况,并将探明的情况写成报告*,火速派信使专程给臣仆等送来。

* 原文笔误为 *писал*。(仍为同一动词,但语法形式不同。——译者)

792
798 陛下，2月8日奥西普·布尔加科夫大尉归来向臣仆等复命
说，他在涅尔琴斯克大道上离筏场尚有一天路程的地方，赶上了书吏伊凡·洛吉诺夫，把臣仆等的书面指令交给伊凡，命他速速趨行。

陛下，臣仆等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和大贵族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
【435】等各位大人。

就号召蒙古各台吉归顺沙皇陛下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之事所写的奏章，也一并由马尔蒂恩·卡马利送交西伯利亚衙门转呈陛下。条约条款一字不差的准确抄件也一并送呈，恭请御览²¹⁴。

793
799 2月28日，收到了费奥多尔·乌沙科夫自色楞格斯克写给全权大使的报告，他把蒙古台吉额尔德尼巴图尔的儿子策凌台吉及几名宰桑送来。他们是带领达尔嘎、舒林加和乌卢斯牧民到色楞格斯克归顺沙皇陛下的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的。

当天，全权大使召见策凌台吉。策凌台吉见到全权大使后，赠送了下列礼物：铜杯一只，小银杯一只，三俄尺长的越桔色毛料一块。

793
799 全权大使吩咐把礼物收下。然后请策凌台吉落座，对他说，策凌台吉愿意仰沐皇恩，离开父亲，前来称臣，归顺沙皇陛下崇高专制统治，大君主沙皇陛下将因此而予以厚待，并令他带领其乌卢斯牧民在他愿意的地方游牧，而和策凌台吉一起前来归顺的乌卢斯牧民仍归策凌台吉管辖。

策凌台吉说，听到大君主对自己的恩典，他甚为高兴，因为他期望获得皇恩，才离开自己的父亲，前来归顺沙皇陛下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希望大君主开恩，下令收留，在大君主钦定之地

游牧。

全权大使说，他，策凌台吉及其乌卢斯牧民应在何地游牧，日后将另有指令。款待之后，便让他回客栈歇息。

3月4日，全权大使召策凌台吉前来谈话。

策凌一进正堂，全权大使说，希望他听取蒙古台吉额尔德尼珲台吉和额尔罕珲台吉签订的条约条款，他们曾许诺根据这些条款向沙皇陛下效力，并且宣了誓；也希望策凌台吉能当着全权大使的面按照自己的信仰宣誓。
794页背面
800

于是策凌台吉就条约条款说道，他答应向沙皇陛下忠诚效力，永不变心，并把自己的佛像举过头顶，吻了火绳枪枪口。

为策凌台吉归顺，特送给他下列皇上赏赐：锦缎两块，每块价值四卢布；水獭皮一张，价值一个半卢布；油性革一张；汉堡呢料四俄尺，每俄尺价值二十阿尔腾。全权大使本人赠给他：四俄尺高级细红呢料一块，每俄尺价值二卢布；水獭皮一张，价值两个半卢布；油性革一张，价值三卢布。把策凌台吉赠送的礼物一只铜杯和一只小银杯，又退还给他。此外，还赠给他的老管家一张皮革，两名宰桑各一张皮革。
795页
801

赠礼之后，让他回返乌卢斯。令策凌台吉同沙皇陛下的其他蒙古台吉一起游牧。他的几名得力宰桑被送到色楞格斯克作人质。

3月6日，在全权大使所遣使者的游说下，策凌扎布宾图海台吉前来归顺沙皇陛下的专制统治。

【436】

同日，全权大使下令召见该台吉。

策凌扎布宾图海来到全权大使面前，全权大使让他落座，然后对他说，策凌扎布宾图海寻求大君主的恩典，前来永世称臣，沙皇陛下在今后的岁月里将能予以厚待，并令他带领自己的乌卢斯牧民在他愿意的地方游牧。
795页背面
801